



〔清〕曾衍东著

小豆棚选

徐正伦 陈 铭选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晓 帆

小豆棚选 [清]曾衍东著 徐正伦 陈 铭 选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18,000 印数40,001—50,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47·38 定 价: 1.75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它对以后文言小说的影响很大，仿效《聊斋志异》的作品相继出现。清代曾衍东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小豆棚》，就是其中的一部。这部作品虽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没有达到《聊斋志异》的水平，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它在仿《聊斋》的同类作品中，是具有一定特色的。

—

《小豆棚》作者曾衍东，字七如，号七道士，山东嘉祥县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约卒于道光五年（1825年）。据他自己说是曾参六十八代孙，“我是曾子裔，家在圣人州”（《七道士解》，本文引诗均出抄本《七道士诗集》）。他的父亲是清朝地方官吏，曾担任过广东南雄、潮州等地知府。曾衍东幼年即随父宦游岭南，到过广东不少地方。1770年，二十岁的曾衍东曾在当时有名的学者袁春舫执教的庾岭道南书院学习，以后多次应试不中，到处游历，并为人做过幕僚，足迹遍涉江西、湖北、江苏、山东等地。这个时候大概他的父亲已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比较贫困，“忆为诸生时，断

烟不黔突。四邻告匱绝，床头瓮如橐”（《眷属来任所》）。于是，曾衍东只有从科举中求出路。1792年，他四十三岁时，终于如愿中举，后来屡次会试落选，仍未谋得一官半职。直到五十岁以后，得到别人的引荐，到湖北当官。刚刚为官，曾衍东是有一番抱负的，“莫负读书志，当为报国身”（《筮仕咸宁》）。此后十余年，他一直在湖北各地担任县令一级的地方官。由于任职与候补交替，经常闲曹待缺，生活仍然比较拮据。“年来无署缺，三月尚闲居”，“典衣都易米，打网类求鱼”（《久住省寓》）。多年的宦海沉浮，使他对封建官场的趋炎附势、互相倾轧的种种丑行，深有感触，表示了强烈的厌恶：“炎趋寒便弃，饥附饱终颺”；“与物两相较，人心太不良”（《有感》）。六十三岁时，他因在判案上与上司发生争执，被免官流放到浙江温州。后来遇赦，贫不能归，以书画为生，晚景比较凄凉，“地远无人识，年高多病生。怪风吹发鉴，炎日炼诗情”（《羁情》）。最后他客死温州。

曾衍东的国画和书法创作数量很多，文字著作除《小豆棚》外，还有抄本《七道士诗集》二册、手稿册页《长日随笔》一册、刊本《哑然绝句》和《七如题画小品》各一册等。

二

综观《小豆棚》全书，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题材。

（一）揭露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

曾衍东一生经历了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这是清王朝由盛向衰转变的时期，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性和反动性逐渐暴露出来。特别在吏治方面，自乾隆中叶以后，日趋腐败。各级官吏处理国事颡顽无能，而营私舞弊却机巧百出，从上到下

“贪黷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¹⁾。乾隆晚年的权臣和珅，贪污受贿积聚的私产，竟达当时清政府国库十年的收入，就是突出的一例。他们将搜刮所得，尽情挥霍，骄奢淫佚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曾衍东出身于仕宦家庭，自己又当了十多年的官，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内幕，特别对腐败的官场，了如指掌。因此在《小豆棚》的很多篇章中，作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腐朽的封建官吏制度，描绘了从大学士、巡抚、州县官，直至衙门捕快的群丑图，揭露了作为封建官僚社会基础的地主豪绅的丑恶本质。这些构成了这部短篇文言小说集的一个重大内容。

书中的《庄仙人》写大学士刘紫村相信扶乩，“凡国家大计，生民休戚，必咨于仙，而后入告。即举官接物，一举一动，亦必请命于仙而后行。”《金酒缸》写一个姓金的县令，“好饮，尝理民词，登堂上，以觚置案头。当其喜，则以糊涂了事，其怒，则捶楚交下。邑人恶之，名曰‘金酒缸’。”《湘潭社神》写“彝陵合郡，守掾至丞尉，莫不从事于博，其胜者虽属吏亦傲上台；负者即长官且气沮于僚。”《南山猎》写东山抚军某公“贪而残”、“耽酒而渔色”等等。

在这些鞭挞封建官吏的贪婪、昏庸、荒淫的篇章中，《杨汝虔》是很有代表性的。银商杨汝虔，捐银得官，议叙湖州太守。赴任过江时，一大龟把他吞食，化成人形，假冒太守上任。抵湖州以后，假太守贪婪甚于异常，“掩尽地皮不见土，白占田园千万亩”；又能迎合上官，“卑躬折节，几于吮舐”。他生活奢糜，经常“聚集属吏作十日醉”。第二年，杨弟请得龙虎真人，把假太守擒拿归案。真人指着大龟说：“孽畜生，杀人之身，窃人之位，败乃国法，糜烂我庶民。”作者借此斥责了世上贪官污吏的卑劣无耻。特别在篇后，作者评曰：“今

人一旦入仕途，顿丧平生之素。所谓上台便换面孔者，岂皆螫噬之乎！”更指出了象龟太守这样的贪官污吏，在当时比比皆是，从而加深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官既然如此贪婪昏聩，衙役就更狐假虎威，横行乡里。比如《张二稜》里的张二稜，是山东某州的一个捕快，在“岁奇荒，人相食”之年，居然能“安享丰裕”、“自鸣得意”，就是因为他有一套敲诈勒索的特殊本领。小说写到张二稜掖垂毙的乞丐，投到人家门口。不久乞丐死，“张必诈索尽致，方昇去”。张还买通妓女，在路上故意碰撞别人，尔后诬告此人“白昼戏良家妇”，进行讹诈，“继之当家，用数百缗赎免”。他甚至被鬼卒拘到地狱，判处下油锅时，还欺骗鬼卒说：炸一个人，半锅油就够了，多余的你们可以拿去点灯。当鬼卒按他说的去做时，他又在阎王面前告状，说鬼卒私吞半锅油，使鬼卒们遭到一顿毒打，“流血满庭”。通过这几个细节，刻画了这个州县捕快的横蛮、无赖、狡诈、卑鄙的泼皮性格。

豪绅地主是官的前身，或者前身是官，他们与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封建社会官僚统治的社会基础。曾衍东在批判清朝官吏制度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豪绅地主的鞭挞。《小豆棚》中有很多篇幅暴露了他们虚伪狡诈、追名逐利、奢侈淫佚的种种丑态。在《吕公子》篇中，写了武进吕宫保的公子，挥金如土，寻欢作乐；而且居然有恃无恐地把玩笑开到当地的大官头上。一日，园中海棠将开，吕公子致书各大官，邀他们来赏海棠。“当道诸公，非出其门下，即是吕堂客，莫不奉召而至。”接下去作了这样的描写：

至园中，但见海棠十树，红如车盖；树下群女百辈，

皆短衣团绣，执刀雁行立。客曰：“何用女戎？”吕曰：“非此不可以为欢。”登堂设皋比，吕踞坐曰：“命免冠。”客愕然，众刀簇拥，环向如猬，诸人皆免冠。吕曰：“更巾帼衣。”诸人遂皆更巾帼衣。吕曰：“歌以侑觞。”诸人以为未尝肆业及之也。吕怒曰：“杀无赦。”众女以刀扼其吭，诸人惧。有为之歌《鹿鸣》者；后一人作靡靡之音，如效侏儒舞，则司马白公也。吕大笑而起，乃亲为加冠于首曰：“贤者而后乐此，老夫亦聊借为娱耳，幸勿罪。”诸人不敢言，遂大设醴醕。

这一段文字，着重刻画了吕公子依仗父辈财势，挥霍无度，胡作非为，气焰不可一世；也讽谕了官吏的奉迎和贪鄙，道破了豪绅和官吏的血缘关系。

就这样，《小豆棚》的作者从上下左右几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内幕，为读者认识封建政权的腐朽性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书中也写了一些清官廉吏，如《邵嗣尧》中的北直清苑令邵嗣尧，“当妻子来住所，公不许入城，赋诗曰：‘看罢家书意惘然，纷纷相劝置庄田，囊空犹是当年我，未许妻儿索俸钱’”，表现了这个清官廉洁自奉，不徇私情的品德。《庄仙人》中的江西瑞金令庄培封“圭棱不合时宜”。一次，抚军的家人向他勒索不遂，就把他打骂了一顿。他一气之下，把官印还给了抚军，说：“职虽卑，是朝廷官，非大人厮养所可辱者，将何以莅民，请解任。”抚军表面上安慰庄令，“还其印绶，逐其家人”，不久即“以他事中伤之，遂罢官”。作者在这里既揭露了抚军的贪婪和阴险，更以很大的同情，肯定了庄培封刚正不阿的性格。但是全书描写清官的篇章，不论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是比较

逊色的，与书中的贪官污吏形象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它不象《聊斋志异》那样，常以当朝的清官廉吏作为塑造清官形象的原型。这就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所希冀的“清明吏治”，随着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赞颂下层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善良、正直的品格，肯定对自由婚姻的追求

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商业、手工业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纺织业、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等，突破了清初的“强本抑末”政策的限制，迅速兴盛起来，工商业市镇，在长江流域，西起武汉、东到海滨，普遍出现，“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极为繁盛⁽²⁾。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随着封建经济体系的开始瓦解又缓慢地成长起来，市民阶层重新抬头。曾衍东长期生活在商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新事物有较多的接触，与市民阶层也有比较广泛的联系。作者这个特殊的生活条件，使得《小豆棚》这部著作，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平等思想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

作者在控诉、谴责封建吏治腐败的同时，赞颂了下层人民的善良、正直的品格，肯定了追求婚姻自主的理想，表现了可贵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这是《小豆棚》的另一个重大题材。

请看，船工小李儿，“幼为人运船，偶一商登岸，遗金十笏，李得之。阅数日，商追之，李慨然悉还之”（《小李儿》）；潍县平民张二唠，聘得再醮妇高氏，获知她家中有姑待抚、有子待养，便毅然放还，不索还聘金（《张二唠》）；乞人秃梁，当大饥之年，弃婴满道，他却“以二筐贮十数人，担之乞食养之，有死者旋补之，五阅月无怠容”（《秃梁》）；

宁波士人樊道济，家贫乏资，借得三金赴考，“路遇弃婴，命将垂毙”，他“即以所有三金，托道旁磨腐者夫妇善抚之”（《判官须》）。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二班头》里的揭阳县二班皂沈清，家贫如洗，而不贪赃害人。他说：“杖头钱不可用，但添我一杯酒，独不顾人家覆盆冤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他的妻子因穷离家出走，也没有动摇他的初衷。一次，邑豪李姓，为了强娶邻人霍女为妾，诬告霍某负债不还，并以重金贿赂沈清，托他“倘责霍，重毙之”。他表面承应，临到审霍时，“左手执杖，右手持金，告尹曰：‘李以金赂我杖，我不敢以杖售其金。杖者犹是也，而金曷返诸？’”在沈清的凛然大义面前，县尹不得不释放霍某，李某的阴谋终于失败。作者在《小豆棚》中刻画了诸如此类的坚持正义，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艺术形象，在冷酷的社会中，投下一点光明和温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这些崇高的品德大都安排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这说明封建社会越到后期，地主阶级越加糜烂堕落，道德沦丧，而下层人民的美德却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辉。作者把它描绘出来，并给予赞扬，正是这部作品人民性的一个表现。

妇女在封建社会里，地位低贱，受尽蔑视。但是《小豆棚》的有些篇章却对妇女的智慧和才华，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翠柳》写十五岁幼龄的婢女，杀得驰骋棋坛、所向无敌的弈棋名手汪本一败涂地，落荒而逃。《褚小楼》写婢女微云，在主人李某和变童褚小楼的左右夹击的复杂情况下，将计就计，化险为夷，使自己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节操。《齐无咎》写侠女为报父仇，蔑视封建秩序，勇敢机智，手刃仇人。这些故事都说明妇女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比之于男子，毫不逊色。特别在《薛鲁氏》中，作者还进一步表现了妇女对封建夫权的

挑战！鲁氏的丈夫薛志仁，无端怀疑她与人有私，遗弃了她。二十年后，薛志仁弄清事情真相，愿意回家与她重聚，但是鲁氏拒而不纳，破口大骂道：“薛郎以我不贞绝裾去，客死久矣，何得复有其人！”尽管亲邻为之缓颊，薛志仁又涕零请罪，她也誓死不与薛合；后来薛某当了官，派人接她上任，她也不去。“唯闭门纺绩，环堵萧然”。鲁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摆脱了封建社会女子作为男子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于读者面前，表现了对封建夫权的蔑视，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彩。

同《聊斋志异》一样，《小豆棚》里还有不少以青年男女争取爱情自由为题材的篇章，进一步塑造了正直、勇敢的青年妇女的形象。《段子俭》写一女郎和石工段子俭结合的故事。女郎不嫌石工“穷无一钱”，只因他忠厚诚实，乐于助人，就嫁给了他。到他家后，安于贫穷，“同操井臼，辛苦不辞”。《孙筠》写宋女与同邑孙筠订婚，因孙家“日落”，宋父悔婚。但是宋女违抗“父母之命”，毅然私奔，与孙筠结合。婢女小曼说得好：“甚矣，善择者择高郎，不善择者择高房。”这对建立在金钱、门第之上的封建婚姻制度，正是一个极其辛辣的讽刺！

《小豆棚》中有些故事，还一反封建地主阶级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腐朽思想，歌颂了对爱情的始终不渝、坚贞不屈。《郑延》篇中的淇县秀才郑延，遇绫绢铺一女子，心爱好之，结为夫妇。后来他发现这个女子有严重的生理缺陷，但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她，而且伉俪甚笃，“终身不二色，夫妻偕老焉”。《胡蔓》篇中的麦秀，求婚于黎女，黎父母嫌其贫不许，黎女却钟情于麦秀。后黎女误食毒草而死，魂离躯体，路遇麦秀，对他说：“奴黎蚬妹，我父母虽拒婚，我固未一日去

怀也。”麦喜，遂与她野合，因而也染毒身危。他毫无悔意，临死前对家人说：“我生以贫故，不能娶黎氏女，想我死后，冥中另换一个世界，或不致如此炎凉，黎氏女，我必妻之。”由于两人都以身相许，甚至不惜以死殉情，死后终于结为夫妇。后来黎女还阳，麦秀的鬼魂仍然和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对爱情的珍视，显然透露了市民阶层的新的理想。

当然，在腐朽的封建社会中，理想的爱情生活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小豆棚》中许多描写男女爱情的篇章，往往是通过幻想手法，虚构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最后达到幸福的结局，借以宣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它以浪漫主义的笔调，使现实里得不到的爱情自由，在超现实的形式中取得，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美满爱情生活的同情和支持。

（三）广泛记录各方面的见闻

由于作者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生活阅历比较丰富，因此他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比较广泛的见闻。这是《小豆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这个部分除记述传闻中神鬼怪异的事件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人物的传记。如《郑板桥》写扬州八怪郑板桥放浪不羁的事迹；《指画渴笔创始》写铁岭高其佩创造指画的经过及其理论。这类作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对我们研究历史人物有一定意义。一类是记叙各地的民间技艺、风土人情等。如《水烟技》记叙口吐香烟，幻变山水景物的技巧表演；《吴门三戏》记叙江浙民间驯养蛙、雀、蚁，以供戏乐的情景。其他如《瞽虎》记瞎子擒虎，《疙瘩大娘》记女讼师精于写状，解人急难等等。这部分篇章对我们了解当时某些地区的历史、地

理、社会风俗、民间艺术也有一定的价值。还有一类是考证。如对眼镜、骨种羊、种痘、祠堂石刻等等的考证，虽然未必合乎科学，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这部分作品中，《南中行旅记》、《画版》等篇，是很有特色，值得我们注意的。清朝开国以来，曾一度下“迁海令”，中断对外贸易。但是，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海禁”重开，中外贸易又开始频繁起来。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外商接踵而来，仅广东一地，“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数十万人”⁽³⁾。《南中行旅记》集中地描绘了这一点。它具体记叙了作者参观荷兰外商设在广州市的洋行的经过。从洋行的建筑、摆设，到外商的服饰、饮食、礼节，依次写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东对外贸易的繁盛。作者在篇中写到：“散步槛廊，穷观奇异：有乐钟，至时则诸音并奏，声节无讹，刻时不爽；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二三里能睹人耳目；又有显微、多宝、小自鸣表，持之耳畔，如蠹虫之啄木；又有海洋全图……”等等，这些被作者“叹为观止”的事物，说明了当时中国和欧洲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画版》中还记载了流传在广东的“西洋画美人”：“丰颐隆准，高钿云髻”，“望之若生，流波凝睇，若接若离，可惊可怖”，可以看出欧洲的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这样的篇章是《聊斋志异》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三

我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从魏晋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传统：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其藻绘，扩其波

澜，人物的形象与结构的统一，使小说创作成为独立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种创作活动。宋以后文言短篇小说逐渐减少，及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又异峰突起，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此后仿作繁多，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能望《聊斋志异》的项背的，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⁴⁾。甚至出现了诸如《燕山外史》之类大掉书袋的骈体文字，窒息了文言小说的生机。

《小豆棚》从艺术上看，虽也承受了当时文学思潮的某些消极影响，但无可否认，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古代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的优秀传统，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

首先，《小豆棚》的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特别注意截取生活场景的一个横断面，给予较为具体、生动的描绘，展示出人物性格。以一个聪颖天真、棋艺高超的丫头为主角的《翠柳》，就是这样的作品。扬州名棋手汪本游武昌，棋艺无敌，趾高气扬。武昌太守张公屡战屡败，偶然发现家中年仅十五岁的婢女翠柳很会下棋，便布置翠柳与汪本对局：

汪视之，披髻丫结，僮婢也。立案前，入局即持白子曰：“棋让一先。先生请下黑子，可以前驱胜我也。”汪颌之。甫三四着，汪色变。翠曰：“先生面赭矣。”翠上下嬉顾，略不经意，而子落枰间，一坐皆惊。翠又曰：“先生汗出矣。”汪赧颜澄思，下子愈迟。翠随手掷之，疾若鹞落。既而翠柳棋声乃与笑声丁丁格格相酬答。汪若木偶，子更无着处。翠以手自捏其凤翘曰：“先生坐，亦知立者苦否？”众粲然，而汪之神丧志沮，辙乱旗靡。忽为翠柳于西北角上劫去十数子，如方塘一鉴，白鹭数点而

已。翠乃以长袖掩其口，胡卢曰：“先生负矣！先生负矣！”零碎莲步以入。汪目望洋，不知所为，是局固未终也。汪蹙蹙返寓，明日遂行。

这盘未终局的棋，写小姑娘翠柳跃跃欲试，处处主动。她一共讲了五句话，点明了这局棋双方形势的发展、汪本态度的变化和她轻松自如、揶揄对方的神态，刻画了她艺高胆大又天真调皮的性格特色。最后以翠柳掩口笑着跳进去，和汪本垂头丧气而归相对照，更衬托出这个女孩子战胜名手的高兴心情。对话与人物，都集中在动态的描写上。从开局到终局，只是在太守厅堂上下棋的一个场面，作者顺序写来，人物形象活跃在字里行间，笔墨相当经济，而人物性格却是鲜明、生动的。

其次，《小豆棚》比较注意细节描写，甚至通过不同事件的几个细节，从各方面展示人物性格，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随着文字的逻辑联想，产生了统一的印象。《常运安》篇写了一个性格刚猛、喜欢打抱不平的人物。这里没有完整的情节，而是介绍了几件事：看《精忠传》，“凡集中秦桧字样，皆手扼之”；看戏时跃上舞台，“夺武穆王椎，痛击假秦桧几毙”；遇见流氓调戏妇女，就痛打流氓，自己“亦颇破而臂伤”；甚至打死逼霸寡妇财产的泼皮，自己入狱，“产业荡尽”。作者从这几个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和细节中，写出了常运安对待历史人物、现实社会现象的态度，集中地表现了他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和正直刚强的思想性格；而以不同的细节来烘托人物性格，正是继承了古代短篇小说，特别是魏晋志怪小说常用的艺术手法。

再次，《小豆棚》努力在有限的文字中，描绘曲折的情节，腾挪跌宕，妙趣横生。《罗浮心》这篇小说，开头就写

“有名山美女癖”的书生在僧寺偶然发现一块名为小罗浮的石头，又引来一位行止神秘的美女朝霞，提出了石与女出于何处的悬念。以后两人相悦，又喜好游览山水，情节逐渐发展，与悬念若即若离。最后两人同游罗浮山，月下并肩欣赏名山美景时，朝霞感动之极，讲出了自己的来历：“妾有罗浮癖，生前以未到此成恨而死，迄今百五十年，始得与君了夙愿！”以后杳杳而灭，小罗浮这块石头也随之化去。至此，读者才明白，小罗浮石头的出现，是朝霞日后游真罗浮山的预先布置；而朝霞与书生相悦，结伴南游，又是朝霞重新来到人间的目的。一块石头的得失，展开了两个男女相逢相别的故事，展示了两个人喜爱山水成癖的特殊性格。朝霞满足心愿化去，又与开头僧人介绍石头“得之山中古冢”遥相呼应，使悬念有所交代。千余字的小说，中间情节曲折变化，很有吸引力。

最后，《小豆棚》语言比较流畅生动，表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比较娴熟。特别是从对话中刻画人物，不作孤立的冗长的介绍，正显示出我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在《刘祭酒》里，仙女化成少年陪刘生读书游戏，称兄道弟，三年后故意介绍妹妹给刘生。小说写化装成少年的仙女出门一转，换了女装进来：

果一女宝髻云鬟，娉婷如画，侧立不语。刘执烛凝眸，良久曰：“非兄也耶？”女曰：“痴儿，尔兄亦缠足乎？”刘乃视其裙下双钩翘然三寸，曰：“兄将何往？”女曰：“归去矣！属奴来与尔相伴。”又笑向帘外取男履一双，向刘曰：“此尔兄之留遗也。”刘接视，见其棉絮檀栳满帮内，不觉泪落如雨。女笑曰：“毋悲，我固尔兄，非妹也。”刘泣曰：“我亦知尔非妹即兄也。惟其兄，是

以悲尔。何不早令我知之？”女乃自袖出花巾，为刘拭面曰：“尔生也晚，非余之不欲早也。况羊未亡而牢可补，我两人犹小夫妇也。”刘乃破涕为喜。

刘生的天真、痴情，尽在言中；而仙女胸有成竹又委婉安慰的神态，也在对话中写出。一段对话，把这对少年男女从友谊上升到爱情的奇特转折，以及刘生思想感情的变化，都较细腻生动地表露出来，使人听其言如见其人。

在人物的对话中，作者还注意吸收当时的口头语言，使人物的语言尽可能符合人物的身分、性格。《徐国华》这篇写流氓头子徐国华病危，娼妓出身的侍妾与他的一段对话就相当精彩：

徐病革，问其妾曰：“我死后，汝为我守乎？”妾乃以指竖鼻端曰：“俺这一朵花，才半开，遂守空房耶？看你的行为，伸伸腿，大家都撒手。我不打诳语，欺骗死人！”徐哭道：“枕边恩爱，何顿忘耶？”妾曰：“三伏天炎炎炙背，想你的好情儿！”冷笑而出。

这个女人泼辣、刻薄，几句话就表演得淋漓尽致。近乎市井口语的文言，更真切地表示了她的身分和阅历。

在描写人物对话的同时，作者也不失时机地用简洁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动作、神情，这更有力地烘托人物的形象。例如《喜娘》篇写闻生到老农家中作客，饭后闲谈，农女“携茶具入，闻视女，翁辞顿辍。女立翁后，翁指女告闻曰：‘村姑儿颇不拙，终日语刺刺；只能要针线，怎不作一男子；替汝父撑门户？’女拔鬓边小搔头，低头剔履上泥。”寥寥数语，老

翁对女儿的宠爱，女儿娇惯自然的神态，宛然在目。对话与人物行动的描绘相配合，就能以较为经济的笔墨写出较为生动的形象。

另外，《小豆棚》在一些记叙真人实事的笔记中，叙述有条不紊，状物有层次有变化，把更广泛的社会众相介绍给读者。例如从《吴门三戏》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艺人驯养动物的技能。作者写驯养青蛙，从青蛙的出笼、列队、鼓鸣到归笼，一一写来，层次井然，相当生动有趣。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

四

曾衍东中过举，担任过县令，宦游十余年，社会地位远比蒲松龄高，因此他的思想，就带有更明显的封建性。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爱民爱我子，奉上奉吾亲。国事同家事，官身忘己身。君恩与祖德，敢不守清贫！”（《自励》）恪守“君恩与祖德”，就必然使《小豆棚》这部作品具有较多的封建糟粕。

作品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进行封建主义说教。作者维护封建皇权，反对任何犯上作乱，专门撰写了《颜氏忠孝录》，赞颂崇祯年间与农民起义军对垒的“复圣六十五世裔”，死节负骨；甚至在文中追述自己祖上抗击农民起义的忠勇，又把义军污蔑为“流寇”，写成烧杀殆尽的狂人。作品还竭力为封建伦理道德辩护，宣扬封建宗法制度的合理性，在《张烈妇》、《义夫烈妇》、《陈戍妇》、《人耳》等篇章中，鼓吹忠孝节义，反对寡妇再嫁。即使在一些比较优秀的篇章之内，作者的主观意图仍然囿于封建主义的说教，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内